

歷代 日記叢鈔



學苑出版社

歷
代
日
記
叢
鈔

第九七冊

日記

段正元撰

正元日記

正元日記序

物質不滅。勢力不滅。近世實驗學者。定爲公例矣。行爲者。勢力與物質之激蕩也。乃謂行爲之善惡。事過則已。眇視因果。豈非與其所論。自相矛盾哉。彼又曰。物動非力。抗恆動。抗以力則靜。物靜非力。致常靜。致以力則動。夫力給物以動靜。動與靜相因果。是動靜者。萬緒之成基。亦善惡之淵藪也。故易之道。陰陽錯綜。乃吉凶畢露。尙猶有形影不相隨。而相隨無一定者耶。其認淺遺深之故。蓋由舍性與天道而講人事也。因果之說。倡自佛家。卽儒之所謂得失。而道之所謂感應也。道主天道。佛主性道。儒主人道。亦實下學人事。上達天道。一以貫之也。故曰。下學而上達。知我者其天乎。天何爲哉。而使其自己也。咸其自取。惟彼此莫得其偶。謂之道樞。樞始得其環中。以應無窮。是以栽者培之。傾者覆之。莫

或。不。公。莫。或。不。平。己。欲。立。斯。爲。善。己。欲。摧。斯。作。惡。耳。操。者。其。誰。歟。萬。有。之。質。點。同。類。相。吸。異。類。相。斥。善。與。善。遇。善。事。從。之。惡。與。惡。遇。惡。事。隨。之。斯。質。點。或。現。固。象。爲。人。爲。畜。爲。木。石。或。現。氣。象。爲。仙。爲。鬼。爲。阿。修。羅。運。轉。於。世。界。海。歷。無。量。數。劫。永。久。不。滅。惟。適。感。則。變。象。而。證。果。斯。吉。凶。禍。福。皆。所。坐。享。矣。天。伏。其。機。觸。則。立。發。智。者。見。之。謂。之。智。愚。者。見。之。謂。之。愚。仁。者。行。之。斯。爲。仁。暴。者。行。之。斯。爲。暴。各。是。其。是。各。非。其。非。耳。似。天。操。之。實。人。操。之。非。人。操。之。亦。非。天。操。之。是。卽。道。之。不。可。思。議。也。非。無。欲。觀。妙。有。欲。觀。竅。之。君。子。孰。能。於。窈。兮。冥。兮。中。探。其。精。而。鈞。其。信。哉。予。後。學。何。知。焉。從。段。夫。子。遊。有。年。矣。讀。其。日。記。始。領。略。天。道。之。萬。一。夫。子。歷。遊。天。下。名。山。凡。三。十。餘。年。跋。涉。險。阻。無。非。爲。道。卽。無。非。爲。茫。茫。苦。海。之。衆。生。夫。世。道。人。心。之。壞。至。今。而。極。憂。時。之。士。固。痛。心。焉。然。未。有。如。夫。子。之。

躬行實踐也。是日記。不啻夫子躬行實踐之輯要。或受諸師。或得諸友。或察諸邇言。於隱微之中。皆顯見天道。吾人烏可不戒慎恐懼於不睹不聞乎。竊嘗歸納歷史之成績。爲善之家。必有餘慶。爲不善之家。必有餘殃。善不積不足以成名。惡不積不足以滅身。爲善不昌。必有餘殃。爲惡不滅。必有餘德。得夫子日記讀之。益可徵信矣。今之君子。每斥因果之說爲迷信。屏諸異端。竊恐其不迷信之迷信。以至墮落。心焉憂之。乃請於夫子。將平生遊歷經驗中之日記。梓行於世。但夫子日記之繁多。見者難知其精微至理。今將擇其切要。與當今世俗人心相合者。纂輯一冊。使見之一目了然。今既將日記付刊。故謹序數言以自警。亦將以警戒同人。修道之切要。歷遊之實行。成己成人之實學。知其中之報應昭彰。正是天網恢恢。疎而不漏。一言一笑。戒慎恐懼。莫見乎隱。莫顯乎

微。皆在其中。嗚呼。茫茫塵海。夫子之日記。不啻濟世之慈航。波羅密不遠。信者得救。

正元日記

戊寅年記

二月十五日。正元因母病赴外請醫。行至本縣大老君山。遇一老人。道貌巖巖。對之不覺起敬。老人謂元曰。若行色匆匆。必有重憂者。元以求醫對曰。若心中已知有名醫而往求之者乎。元曰。不知。老人曰。吾姓龍。名元祖。於此道粗識。雖略。若不見疑。請往一試可乎。元視老人儀表非凡。決非欺人者可比。遂諾與同歸。途中謂元曰。子根器甚好。大可造就。並詢以奉教信道之事。元答以在家稍讀孔子之書。亦深信孔子之教。他教非所問津。曰。信孔子之教。明孔子之道否。答以不明。曰。甚矣道之難明。難行也。吾自十四歲遊歷中外。至今八十有一。曾未見一人深明孔子之道者。良可慨矣。元聞言甚覺驚訝。自思曰。孔子乃儒道耳。何言無一明者。其中必有深意。遂接問曰。孔子究係何道。難明若此。曰。孔子是實行的人道。問何爲人道。曰。大學之道。即是人道的極規。子不明大學一書乎。在明明德者智也。在親民者仁也。在止於至善者勇也。智仁勇三者。天下之達德也。達德者。卽下學上達之道。夫婦之愚不肖。可與知與能之人道也。堯舜禹湯文武周公。以此治世安民。開人道之始基。孔子以此繼往開來。集人道之大成。當今環球交通。物質文明。將達極點。形下之器已著。形上之道將開。蓋大道含三。曰道。曰釋。曰儒。儒爲席上珍。現時之所必需也。吾遊歷中外。卽爲昌明此儒道。而使天下萬國得所依皈耳。是日同到

家。母服藥卽愈。

十六日。元深服老人醫術之精。愈加欽佩。請之曰。醫易學否。元甚願學醫。老人曰。醫術易學。頗難精。蓋醫爲大道緒餘。果明大道。識陰陽之妙用。握造化之樞紐。位育參贊。則醫不待學而自精矣。否則爲庸醫。可以醫肉身。而不能醫性靈。可以醫個人之病。而不能醫全國全世界天下萬世人之病。學之何貴乎。元曰。如此說來。元請願舍醫學道。但不識道如何學法。請明以教我。老人曰。果欲學道。道不遠人。大學一書。卽是入道的門戶。元復問現在國家以四書取士。大學一書。家誦戶曉。人人爛熟于口。何以不見各各得道。精通醫術。老人聞言。遂含笑曰。言可若是之易乎。昔杏壇設教。僅獲四哲。達摩東渡。一花五果。修道如牛毛。成道如兎角。人莫不飲食也。鮮能知味耳。蓋儒道心法失傳已久。大學之道。至孟子以後。就無知道的真儒了。漢代考據。宋世理學。皆係研究儒教之文章。而性與天道。終不得其門而入。今雖五洲大通。百家雜出。然智者過而愚者不及。小道可觀。致遠恐泥。而求其大中至正。不謬不悖無疑不惑之大道。二帝三王。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宏規。如鳳毛麟角。曾未一覩。故孔子云。天下國家可均也。爵祿可辭也。白刃可蹈也。中庸不可能也。非不能也。由中道不立。大學不明。升堂而未入室也。吾自闢道以還。深明大學之道。宜古宜今。宜中宜外。貫三教。統百家。萃羣真之妙。爲萬教之綱。但非其時不明。非其人不傳耳。孔子云。中人以下。不可語上也。如夏蟲不可與語冰。井蛙不可與言海。

道不同不相爲謀。當今之世。所學非所用。所用非所學。祇知理學文章。格物形下的小道。而不明性與天道之學。允執厥中之法。致治人者賊人。治世者亂世。上無道揆。下無法守。自然之理也。

己卯年記

正月十五日。龍元祖復來舍下。是夜元懇詳解大學。並實行的功夫次第。祖曰。大學一書。乃儒門傳授心法之書。至則近道矣。止共五十八字。由先天說出後天。由後天說到先天。包羅萬有。涵蓋一切。此孔子問禮于老聃。傳之于曾子者。初學似不易明。然上達必須下學。言行動靜。務要踏實認真。卽于日用倫常之中。合天人一貫之道。集義生氣。性命雙修。日新又新。德至而道自凝矣。大學在明明德一節。卽儒家窮理盡性至命之實功。內聖外王。厥中之實學。先天之道也。故列爲全書綱領。其知止一節。乃儒門之心傳。至善之竅妙。煉凡身。了凡命。後天之法也。無後天之法。不足以還先天。無先天之道。不足以了後天。故曰物有本末。事有終始。知所先後。則近道矣。自來世儒多失後天之法。專研倫常。愚忠愚孝。固執不化。是欲盡人者終不能合天。修煉家不明先天之道。專務頑空。寂寞深山。拋却人事。是欲明心者而終不能明心。不能明心。卽終無由見性。是以數千年來。修道士多昧本末終始之功。授道之人。盡失先後一貫之傳。無惑乎世風日下。大道不明也。雖然當春秋之時。大道尙隱。是書雖著。不過渾言其理。甚難廣傳。

于人。故孔子於知止一節之大旨。存之而不暇細論者。甚有深意也。今則天元正午。大道宏開。特於子詳言之。于是遂授以實行大學之次第功夫。並言其境界焉。云。儒道雖分。內聖外王之學。其實二者之實功。均不外乎知止。果知止。則己日克而禮日復矣。所謂知止云者。即係收已放之心。入虛靈之舍。基命宥密。止而不遷。萬念渾忘。定矣。由知止而浩然之氣日生。盜背施體。由外太極入內太極。天空地闊。無罣無碍。靜矣。由知止而私欲淨盡。天理流行。明心見性。中和位育。安矣。由知止而元神化還太虛。性與天道。上下同流。知幾其神。物來畢照。虛矣。由知止而真空煉神。太虛還無。包羅天地。養育羣生。放大光明。照諸世界。如恒河沙數身。不生不滅。金剛道後得矣。吾所言者。皆係儒道真傳。子須發大行願。中立不倚。守死善道。予有厚望焉。元聞言。覺開悟。當下即以師禮敬云。

十八日。元別母隨元祖外遊。問曰。人生在世。還是守舊好。還是維新高。師曰。人爲萬物之靈。擇善而從。不善而改。今汝從吾學了年餘。尙不明大學之道。通權達變之理。合乎中以企至善乎。果明大學之道。無新舊可分。新者何。萬殊也。舊者何。一本也。一本散爲萬殊。萬殊終歸一本。本末體用之學。何新舊之可言也。元復問古今中外疑案。隨問隨答。真破我疑團。廣我見聞。將前人所未發明者。一一發明之。指示之。沿途領會甚多。心頗開悟。又問現下各教入主出奴。不歸劃一。無所折衷。師何不著書以公同好。俾天下有教無類。師曰。汝真識小言輕。談何容易著書。

惟聰明聖智達天德者。方能吐辭爲經。代天宣化。其次非學貫天人。識通中外。斷難闡明聖經。自詡談言之微中也。元曰。今觀天下新書百出不窮。果如師言。何毫無禁忌。師曰。今聖道將開。形下之器必大發明。是以人才輩出。學說日新。著書立說。百家爭鳴。如此者。乃爲有用之學說。至若生今反古之輩。淫詞邪說。蠱惑民之言。于世無益。于人有損。終至災及其身。遺臭萬年耳。蓋君子之道。祖述憲章。上律下襲。雖有其德。苟無其位。不敢作禮樂焉。雖有其位。苟無其德。亦不敢作禮樂焉。孔子爲時中之聖。集儒道大成。刪書訂禮。述而不作。然綱常名教。至今猶昭若日星。萬世不易。著作云乎哉。況道全德備之君子。凡事均依天命而行。故孔子曰。用之則行。舍之則藏。孟子曰。窮則獨善。達則兼善。詩云。予懷明德。不大聲以色。凡聖賢之心。皆以躬行爲重。然所以立言垂訓者。乃窮舍之時。不得已之苦衷。筆之于書。以待後學耳。元問。誠如師言。儒教尙躬行實踐。不貴空談。允矣。然天下不僅儒教。例如中國釋道兩教。與儒教對峙已久。黨同伐異。勢如水火。釋教談空寂。道教說虛無。皆與儒教南轅北轍。不能一致。如不立言闢駁。何以使之有教無類。進世界于大同也。師曰。聖道之大。天下莫容。如萬仞宮牆。汝未升堂入室。焉知宗廟之美。百官之富。故子貢曰。夫子之文章。可得而聞也。夫子之言性與天道。不可得而聞也。蓋聖人之道。虛實環生。先後一貫。得其道而用之于外。謂外王。用之于內。謂內聖。曾子曰。有若無。實若虛。乃修道之要妙也。慨自大道不明。人持一說以談天。家宗一教以論化。分道揚鑣。三

教裂矣。不知天地有三道。故生三教之聖人以明之。同條共貫。分而三。合而一也。道家主天道。超脫一切。釋家主性道。空諸一切。儒家主人道。踏實一切者。皆三教之權智也。然道言天道。天道之中。卽含性人二道。釋闡性道。性道之中。卽包天人二道。儒倡人道。人道之中。卽準性天二道。責有輕重之分。故言有廣狹之殊。三教經典。班班可考。非吾私言也。卽以儒教論。孔子云。下學上達。知我其天。易云窮理盡性。以至于命。孟子云。盡其心者。知其性也。知其性則知天矣。又如未知生。焉知死。未能事人。焉能事鬼等。皆係儒家言性與天道。略可考証之處。再以大學一書証之。亦可見三教合源。無可疑者。在明明德者。智也。儒家之事也。儒家之職責。在明明德於天下。在親民者。仁也。佛家之事也。佛家之職責。在普渡衆生。在止於至善者。勇也。道家之事也。道家之職責。在抱一守中。由此言之。三教合源者。合於道也。三教分派者。分於教也。卽權智也。人如不能躬行實踐。體諸身心以證之。雖窮年累月。竭畢生之力。尙難究一教經典。况三教乎。况三教之源乎。孔子曰。可與共學。未可與適道。正爲後世僅知研究三教文章。而不能身體力行。行者作鍼砭耳。可不思之乎。

辛巳年記

六月六日。龍元祖來舍稍坐。卽同行外遊。元因問曰。人無錢不能作善。而有錢尤難好善。何也。師曰。無論有錢無錢。談何容易好善。蓋好善之人。非大祖德。非大前根。是萬難辦到。故世有富

而不好善。貧而能好善者。皆因彼前根祖德厚薄之所致也。元曰。貧苦之人。福命薄者有之。謂富貴之人。福命薄。元實是信不過。請先生詳言其理。祖曰。譬如富貴之家。容易作善。而不作者。因他福命太薄。如豆種只能成其爲豆。欲其成瓜也。萬不能。明此則知前根之薄。若夫祖德。譬諸肥瘠之土。河西之地肥。種瓜大如斗。河東之地瘠。種瓜大如拳。能積千金之產。因他前生功行及祖德。實有千金之福。不求自得。何用機謀。如得千金而滿之。乃是上帝因福付富。福盡則減。否則今生作之。來生受之。釋家所謂要知來世果。今生作者是。若欲再造萬金之福。必有萬金之器。始能盛之。卽如他之福命。只造得一小碗之大。今得一小碗之福。卽滿之。再有福將以何物盛之。大抵世人之福命如此。若能以福積福。非福命宏大。聰明聖智。知道行道。造命有學。可以大受者不能也。今城市之人。每每富貴者。多半由精靈中來。所謂地祇之類。得富貴則驕奢。處貧賤則亂爲。只知一時之富貴。非將前根祖德消盡不可。不知修煉。前程黑如漆。轉瞬德盡。不受奇禍。便受奇窮。非不作善。無福命以受之。故君子得福而憂。憂消我前生之功善。祖宗之餘德也。得禍而喜。喜消我前生罪愆。祖宗之餘殃也。蓋功德乃天地之元氣。無論前生今生功德。積在我身中一分。卽得富貴一分。此是上帝極公極平之賞罰。而亦卽自然之主宰也。故無論有錢無錢。只能作善好施。便是上上等根器。福命宏大者也。

八月二十八日。元遊歷至山東。遇見鄒至文。其人溫良恭儉。每日聚首談心。神交。元以師位尊。

之問。倫常日用之道。文曰。倫常日用。乃孔子中人以下之教育。故老子云。大道廢有仁義。但日用倫常。是紅塵中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要務。儒教中之實行實德。元又問忠孝節義之道。文曰。忠者誠心不二之謂。天地之正氣也。乾坤之肖子也。然忠君即是忠國。非忠其人。以其人爲國家元首。以一國之心爲心。總攬事權。若爲官敬事。事君盡禮。即是愛國愛民。故孔子云。君使臣以禮。臣事君以忠。當今之忠。忠君一人。希圖富貴。不管人民之痛苦。國家之滅亡。明是忠君。暗是民賊。事君盡忠。盡忠要用權宜。如孔子云。殷有三仁。完全忠之義也。孝者。係天經地義。日月之光。返還先天之元氣也。孝堂上之父母易。孝頭上之父母難。夫人能孝者。人而有仁也。否則不但無仁。實則無心也。凡對人無感情。不可以言孝。然大孝必要實行孔子之孝經。乃爲眞孝子也。夫節者。非寡婦之節而已。凡夫婦有別。朋友有信。父子有親。長幼有序。凡飲食衣服。喜怒哀樂皆中者。亦節也。然義者。以德報德。以直報怨。素位而行。臨財不苟。凡事因時制宜。若此可以言義矣。故忠孝節義者。眞天地間之中流砥柱也。

十月初二日。遊歷至江南金山寺。見福如和尚。滿面慈善。言談合機。元奉如師。問之曰。釋家如何存心。如何處世爲人。如曰。佛以慈悲存心。以大願處世。以忍耐爲人。元曰。佛教常言天堂地獄。可信耶。如曰。天地間之事。信之則有。不信則無。吾輩凡夫。眼光如豆。何敢妄議造化機緘。但天地一道。陰陽一理。佛法大如天。普照幽冥。究其極。慈悲教人而已。故云牢獄枷鎖。是帝王將

相之仁政。牢獄枷鎖。可見可信。天堂地獄。不可見。似不可信。不可信之於人。其功大。可信之於人。其功小。試問鄉人不敢爲惡者。畏王法耶。畏佛法耶。知王法或可逃。而陰律萬難逃。故不敢爲惡。今世之人。爲王法所化者半。爲因果所化者。十有八九。孔子云。未知生焉知死。未能事人。焉能事鬼。可見有生卽有死。有人卽有鬼。人生有王法。死鬼有地獄。理可推也。証之鄉里之談。實有陰司。釋迦佛經有超度幽魂之法。豈盡欺人哉。不過學識不到耳。卽以因果之說。徵之世間。試觀豬羊牛馬。受的是刀山之苦。痴聾瞽啞。鰥寡孤獨。無生人之樂。何異地獄。以是觀之。幽明顯然。元再拜曰。正是聞師之言。勝如讀書。我今知道地獄天堂。就在紅塵浪滾之中。因果報應。亦在滔滔世間之上。爲富貴者。當知所以樂善好施。濟窮卽是造福。居貧苦者。當知所以積功守分。免罹死後之刑。常言生於憂患。死於安樂。卽此義也。

壬午年記

正月十日。元問元祖曰。太上云。天網恢恢。疏而不漏。足見天道賞罰。至公至平。無絲毫缺陷。然驗之人世。有不盡洽于心者何也。

師曰。此乃性與天道之事。談何容易明白。蓋天之賞罰。至神至妙。而實至平至常。佛家以三世起說。儒家以現在立教。皆所以明天道也。試觀世間之人。凡性滅德盡。動遭殺身亡家之禍者。此係彼業果已熟。正天之所以瘡其惡也。有性滅而前根未盡。尙能享人間庸福。諸償所願者。

此係業果未熟。正天之所以速其亡也。有義理之性未滅。氣質之性未盡化者。雖足以載福。乃往往所謀不遂。諸惡紛乘。人以爲罰之不平。不知此正天之隱消其罪。以培其德。罰之所以爲賞之地也。人能知此。則順境逆境。處之自有其道矣。

問曰。善緣如何結法。結之果有益於身乎。

師曰。凡世有災患。無人救濟。處愚昧無提撕之人。皆係前生。今世未結善緣之人。果結有善緣。天相之人。成之。不期救濟。而自有救濟者。不期提撕。而自有提撕者。因果循環。不差分毫也。是以人生在世。貴廣行方便。財以周人之急。言以順人之心。力以助人之事。理以醒人之迷。至有道德高出於己者。親近之。尊奉之。善緣廣。獲福自多。不幸轉入凡塵。迷却本性。受諸惡報。自有了奇緣。巧相爲湊。豈但有益於人身。並且有益於性靈。善緣可不速結乎。

問曰。謀事在人。成事在天。則人事不足爲憑乎。

師曰。天與人無二理也。人事亦莫非天事也。善盡人事者。凡事處以忠恕。當爲則爲。自強不息。窮則善身。達則善世。如是而所謀有不成者。皆前此之人事未盡也。不怨天。不尤人。不躡等以求。不半途而廢。人事既盡。天之大權。遂假手於人。有志者事竟成。氣數之天。自不得限之。特不可背天理。以爲人事耳。

問曰。世之受福祿者。究其原。莫非前人得葬吉地。則地理誠可恃乎。